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飛陀全傳  
第十七回 哈元帥重陷是非窩 飛陀子一進簸箕陣

詞曰：凍死莫嚙嚙，氣死莫告狀。好兄弟來長算帳，呆子買炮乖子放。  
水上打一棒，楊子橋買菱上蕩，假的安不上。

且說哈元帥要會賽小伙，真正是一個月下了二十九天雨，也是該陰。於是眾人勸道：「不可，不可，元帥受不住這股婆子氣，況且三姑六婆不是好惹的。」哈元帥一時痰迷心竅，不聽眾人之勸。令殷發、楊遵守老營，帶了巴高、巴杰同莊麻龍子、莊麻虎子一馬衝出，高聲叫道：「來將速通姓名。」賽小伙道：「吾乃煙花寨主女中丈夫賽小伙是也，特來相會飛陀子。道你是個甚麼毛人？敢來見我！」哈元帥道：「我乃說謊的都元帥哈裡糊圖是也。」說罷，舉起繞花槍望賽小伙劈面刺來，賽小伙拿姻緣鑿架住。一連數合，早有巴高使急三槍，巴杰使燥撓子，莊麻龍子使救命錘子，莊麻虎子使老婆夾頭，上前幫助。賽小伙見打攢盤詐敗而走，哈元帥引四將隨後趕來。賽小伙且戰且走，趕到一塊空地，正東方早現出一隊家達子，打的青硬硬旗號，為首的卻是紅毛達子。有詩為證：

哇番本是野人國，紅毛達子果難伏。辣斧兩柄三尺餘，異獸獨角五個足。

性情反覆意乖張，武藝高強手段毒。燦爛旗幡會撇青，正按東方楞子木。

哈元帥不戰心慌，望正南而走。正南方早現出一隊番星兒，打的紅頭花色旗號，為首的卻是倭蠻達子。有詩為證：

哇烏打烏真不妥，倭蠻盡是我的我。蠻牛一匹走如風，兩柄蠻錘分左右。

旗幡紅了半邊天，正按南方散了火。

哈元帥又望正西而走。正西方早現出一隊番萬兒，打的白鐸旗號，為首的卻是反蠻達子。有詩為證：

穆信糊塗舊有名，反蠻達子是英雄。出世魯莽人莫敵，包鞭暗打不容情。

帳前埋伏弓箭手，寨外安排番萬兵。旗號飄搖不清白，正按西方金上金。

哈元帥又望正北而走。正北方早現出一隊殺不退的苗蠻，打的黑了天旗號，為首的卻是苗蠻達子。有詩為證：

一等哈哈番說嘴，帶著苗蠻殺不退。穿心槓子手中提，沒毛大蟲搖頭尾。

倒又難敵慣爭鋒，武藝超群能對壘。招展旗幡黑殺人，正按北方反了水。

哈元帥又望中央而走。中央早現出一隊孤達子，打的黃絲倒爛旗號，為首的卻是刁裡古怪。有詩為證：

刁裡古怪多威武，野戰奇謀真在數。坐下駱駝長了牙，見人就是一軟杵。

果然身大力不虧，常言眼亮怎吃苦。旗幡盡是驚黃色，正按中央一撮土。

哈元帥見四面八方猶如鐵桶，心中暗暗叫苦。忽聽得一聲暗號響，東南西北來了幾位道人。東南來的卻是一位清清白白的道人。有詩為證：

手提舌劍是鋒剛，坐下能行一石羊。世上人稱俊道士，簸箕陣守東南方。

東北來的卻是一位拖鞋撒襪的道人。有詩為證：

倚風作邪笑又哭，手執勞刀騎勞鹿。道士名瘋能捉風，鎮守簸箕陣東北。

西南來的卻是一位反眼無情的道人。有詩為證：

曾聞慣喜吃螺螄，木馬當駝頓頓癡。二道人提不省劍，西南鎮守不循私。

哈元帥與巴高、巴杰、莊麻龍子、莊麻虎子走頭無路，又見三位道人作起法來，弄得天昏地黑。真是各人頭上一片天，看著別人在明處，自己卻在暗處。忽然現出一條路來，哈元帥大喜，道：「有路還不走，更待何時！」那曉得是條邪路，哈元帥與眾生才走出頭，忽一聲歪嘴吹喇叭，衝出一股邪氣來，原來此地名為是非窩，扁道士諸人都在那裡。當下見哈元帥來到，扁道士騎著舞獅子，廖道士騎著勒逼成蛟，行腳僧騎著德州驢子，一眾僧騎著老米蟲子，淌來僧騎著裂裂驢子，脫姑騎著不年鶴，換姑騎著乖龍，現姑騎著雙頭馬，一齊迎上。賽小伙暗中搖動引魂幡，哈元帥此時頭重腳輕，巴高此刻心有天高命如紙薄，巴杰此時穿靴子拿鞋拔子花子都抖反了，莊麻龍子此時臉打腫了充胖子，莊麻虎子此時打折膀子朝外彎，一個個不知人事，都跌在陷人坑內去了。

扁道士大喜，擺酒與眾人慶功。忽見小卒兒辦梢子都忙出汗來了，匆匆報道：「外面有個飛陀子，單人獨馬打進陣來了。」眾人笑道：「我等正要拿他，來得正好。」正是：

一朝權在手，便把令來行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一言難盡。